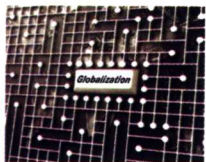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STATE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焦点问题丛书

主编：程光泉



贾英健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全 球 化 焦 点 问 题 丛 书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STATE

学术顾问：袁贵仁 韩 震 丰子义

主 编：程光泉

贾英健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贾英健 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7

(全球化焦点问题丛书/程光泉 主编)

ISBN 7-5438-3367-0

I.全... II.贾... III.经济一体化-影响-民族国家-
研究 IV.F11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5408 号

责任编辑:张 莉

装帧设计:陈 新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贾英健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200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3.5

字数:298,000 印数:1-3,000

ISBN7-5438-3367-0

C·152 定价:28.00 元

总 序

一个幽灵，一个全球化的幽灵，在世界各地徘徊。建立在道德和幻想基础上的乌托邦业已破产，建立在金钱和利益之上的乌托邦升出了地平线。在这个“美丽新世界”的大门口，政治家和跨国公司的老板用镀金的字体，联手写下了这样的口号：“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

一年多以前，我在哲学课上与学生讨论全球化问题时，一个同学给我写下以上的话。全球化的话语如此普及，乃至可以模仿马克思的口吻来宣布一个时代的主题，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怀有相同的期待与焦虑，认为自己已经和正在经历社会的重大变迁，并进而深刻地改变自己的生活。

又逢世纪之交，人们又在忧心忡忡地思考我们时代的变化。有学者认为：“我们有更充分更客观的理由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变迁的重要时期。而且，这些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变迁并不局限于世界的某个地区，而几乎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①“全球化就是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②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问题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全球化(Globalization)取代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一体化(Integration)和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学术关键词。“‘全球化’挂在每个人的嘴边。这个风靡一时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第 2 页，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

② 同上书，第 4 页。

的字眼如今已迅速成为一个陈词滥调，一句神奇的口头禅，一把意在打开通向现在与未来的一切奥秘的万能钥匙。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然而对每一个人来说，‘全球化’都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①

的确，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进程，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国外全球化问题的系统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达到高潮，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全球化思潮。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了大多数政治讨论和经济论辩的核心问题，也是国际舞台上斗争的一个焦点。

我国对全球化问题的探讨进行得略晚一些。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围绕全球化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全球化成为世纪之交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所共同面对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开始越出学术界，成为政界、经济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随着中国加入WTO和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一问题必将引起我国学界和社会各界更为广泛的关注。

我国出版界对全球化问题的介入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就开始了，目前已有多套丛书面世，这些书目主要是国内学者的论文结集和译介国外相关著作。为了改变学术界主要以初步研究成果和译著为主的局面，化情绪化的表达为深入的学理探究，更全面反映我国学术界在全球化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解答人们面对全球化的疑虑和担忧，应对全球化所提出的挑战，在学界凸显中国学者的声

^①（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第1页，郭国良、许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

音，我们决定就全球化的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编写这套大型学术专著丛书。丛书设计了八个方面的选题：全球化与现代性、全球化与价值冲突、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全球化与文化整合、全球化与经济安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我们认为这八个方面几乎涵盖了当前全球化理论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全球化与现代性》如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互扭结，难分难离。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涉及我们对全球化本质的把握。全球化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现代性（Modernity）一种世界性扩张，将现代性与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进程和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些学者包括吉登斯、哈贝马斯、乌·贝克、罗伯逊等。吉登斯认为“时空的延伸”是使得跨越遥远时空距离的人类活动能够稳定地组织起来，这是全球化的前提条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时空的伸延”大大地延伸了社会关系的距离，使得复杂的全球关系网络得以形成。因此，吉登斯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这些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遥远的地方联系起来：一地发生的事情受到千百里以外的事件的塑造，反之亦然。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因为地方上发生的事情可能沿着与塑造它们的伸延很远的关系相反的方向运动。地方性的变迁既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又是社会联系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旁向延伸。”^① 根据这一定义，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世界沿着现代性的四个维度（市场经济、监管、军事秩序和工业主义）的扩展。如果我们放开历史的视野，就会看到，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理念的自由、民主、理性、市场经济制度等，也正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渐形成并完善起来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全球化与现代性是同卵共生、相互形塑的。

^① Giddens, A.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 64. 1990.

“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国家为了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的因应之策。“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末西方中左翼政党提出的一种新的施政纲领，它与以往欧美流行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不同，它不是试图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中间道路，不涉及社会制度的选择问题，它实际上只是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次改良。它对诸如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的关系、中左翼政党的群众基础、社会公正、积极的福利政策、个人的权力与责任、风险防范等问题，都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和回答，并对自己的施政纲领做出相应的调整。冷战的结束也使西方国家成了“没有敌人的国家”或者“不知敌人在哪里的国家”，“第三条道路”正是试图为这种国家提供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它不仅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更有一系列操作性很强的政策和措施，有的理念甚至渗透到个人生活的“私域”之中。这一理论特别为欧洲社会民主党、美国的民主党所鼓吹，因而名声大噪，近来虽有式微的迹象，但作为一度称雄的理论的确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厘清《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之间的内在关系，对我们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并非所有的人都认同全球化，从西雅图到达沃斯，从曼谷到热那亚，反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一对孪生兄弟，如影随形。反全球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全球化的概念，认为全球化与国际化之间没有差别，全球化就是国际化或区域一体化。这种声音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已经变得十分微弱了；二是反对全球化的运动。全球化过程是充满矛盾的进程。它既可能是经验性的、描述性的，在一些人眼里它又是价值观的、规范性的。人们会基于不同的利益对全球化做出各种不同的反应。作为一种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的成分十分复杂。如反对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恰恰是美国的工会的人士。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反对全球化，落后的第三世界也反对全球化。这就需要梳理，在复杂的反全球化的现象背后，寻找不同群体走到一起的真正原因和推动力量。

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过程中，人类文化的发展也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主要来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文化多样性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文化帝国主义的强化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新问题；追求文化发展的先进性成为各种地域文化形式共同追求的目标。在此背景下，研究《全球化与文化整合》之间的关系，探求先进文化建设之路，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亨廷顿一篇《文明的冲突》引发了全球学界、政界的滔天巨澜，在世纪之交无数的冲突中人们从中隐隐约约地发现了文化的影子。在众多的诘问面前，亨廷顿不解地问：“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亨廷顿所理解的文明就是一种文化实体。如果不带偏见，亨廷顿的分析至少在现象层面上是有道理的。至于更深层的冲突由何而起，我们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整合与发展。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在温情脉脉的文化整合的背后，价值的冲突却以血与火的形式上演着，《全球化与价值冲突》的关联日趋明显。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价值领域的冲突异常激烈，表现形式也异彩纷呈。政治、经济、文化的冲突，其核心是价值冲突。自由主义、新干涉主义甚至以武装冲突的形式肆无忌惮地表达西方的价值理念。东方主义与亚洲价值观的式微使传统价值观前景堪忧，也直接影响到其民族利益的表达。在全球化时代，价值的困境，是一个民族前进方向的迷失。这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现实的价值选择和主导价值的确立亟待理论研究为之开辟道路。一位外交家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宣传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然而许多战争都恰恰是用这些宗教的名义进行的，一个简单的解释似乎是，竞争促使人们力求比邻居过得好一些，尽管神灵要求人们帮助邻居。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再没有比表现在我们运用的一套价值

观上那么强烈了”。^① 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各种文化都有自己一套不同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价值观的含义，世界必须摆脱那种对各种文化和各种宗教的肤浅解释”。我们要做的，“不是消除不同的价值观，而是提倡更好地理解、更好地尊重别文化”^②。

作为一对尖锐的矛盾，表面看来，《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似乎势不两立。客观地看，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民族国家首当其冲，全球化从根本上侵蚀着民族国家的根基。而追根溯源，民族国家是全球化的产物。全球性经济造成了国家的政治机构以及国家的经济控制政策与必须控制的国际经济力量之间的根本性分离。“全球经济创造出了一个不再是以国家政策主导经济力量的世界，而是一个由超越国家的地缘经济力量主导经济政策的世界。”“国家政府管理控制企业的时代结束了。”^③ 全球化的本性是不尊重国家主权，甚至要求摧毁一切国家主权而建立无国界经济乃至无国界政治，而一个国家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谋求发展，又要维护和伸张国家主权，这就构成一对矛盾。虽然全球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而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却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问题、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国家的职能问题、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等等，已经变得炙手可热。

“从全球着眼，从本地着手”（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是全球化时代西方十分流行的警句，它说明了无论全球化进程有多快，普及程度有多高，我们都必须从一个基本的事实出发，那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跨国公司主导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从亚洲金融风暴、“9·11”事件中清

① （丹麦）奥斯特罗姆·莫勒：《全球化危机？》，第256页，贾宗谊等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

② 同上书，第258页。

③ （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第123～125页，周晓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醒过来的人们，看到了全球化狰狞的另一面。相对于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经济安全更为基础。我们既要构筑防火墙，又要建设防波堤。基础性的经济安全将保证国家在全球化的漩涡中心而不至沉没，也不至于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被边缘化。我们在热情拥抱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不能忘记《全球化与经济安全》的问题。

行驶在全球化惊涛骇浪中，人类的“泰坦尼克号”如果不至沉没，并力求到达彼岸，就需要治理。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体系经历了一次结构性的转型——从两极向多极世界的转变，出现了“全球治理危机”，有的学者把它总结为三种趋势：地区和全球性国际制度和组织的持续和迅猛的增长；跨国社会运动以及非政府对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决策程序、政策和行动的不满；深植于经济、政治和社会不满之中的政治民族主义的复兴。^①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在全球层次上实施一定程度的治理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但传统的治理方式局限于国家和地区的范围，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治理是超越传统治理理论的新课题，原有的治理理念面对新的现实的攻击。《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应引起全人类的深入思考。

全球化进程与理论的开放性，决定了我们在本丛书所涉及的问题只是当前看来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相信全球化已经并将会带来更多的新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视野也会变得更为开阔。本丛书关注全球化理论本身的深入探讨，也关注全球化背景中凸显出来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不会有一成不变的全球化理论，同样，我们也不认为全球化问题会有一定的研究阈限和固定的研究模式。因此，整体看来，这套丛书尊重每位作者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而不是强求一律。

^① 转引自《没有政府的治理》译序，第2页，张胜军、刘小林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对全球化，人们有着不同的观察视角，也就有了不同的研究结论。见仁见智，本不足奇。但人们在对全球化的实际进程并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不是进行事实分析，而是急于作价值判断，这本身也是不严肃的。我们不愿在诸如全球化的定义之类问题上停留，也不纠缠一些细枝末节性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考虑，对诸如欢迎还是拒绝全球化，现实是全球化的危机还是全球化的神话，全球化是西方化还是中国化，全球化是当下的进程还是古已有之，是发展趋势还是已经终结等等问题，我们不要求做过多的分析。诸如全球化是机遇还是挑战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本身的复杂性和随机性，决定了全球化到底是机遇还是挑战是不确定的。一个事物对一个国家是机遇，对另一个国家可能是危机。今天是机遇，明天可能就变成了挑战。再如，多数论者认为全球化是双刃剑，具有双重性。令人疑惑的是，什么事物的性质是单一的？又有什么事情的作用不具有双重性呢？在全球化的研究中，类似的似是而非的观念令人费解，也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在一个全新的问题面前，我们的运思方式和所应用的研究方法是否亟待更新。我们力图在这套丛书中引入一些新的分析方法。结果如何，还待读者检验。

本丛书得以出版，要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熊治祁社长的大力支持，更要感谢丛书策划与责编张莉女士的辛勤劳动，没有她的一再督促，这套丛书的完成可能遥遥无期。同时，几位学术顾问对丛书的关心和指教，也令我们没齿难忘。

程光泉

2003年1月6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导 论	(1)
一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问题的凸显	(1)
二 民族国家问题的研究现状	(7)
三 民族国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2)
四 本书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结构	(15)
 第一章 民族国家的本质	 (18)
一 民族和国家的概念界定	(18)
二 民族国家的本质内涵	(45)
三 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	(58)
 第二章 民族国家的起源	 (65)
一 民族国家的产生动力	(65)
二 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	(74)
三 民族国家的历史发轫	(79)
四 民族国家的普遍性和现实性	(85)

五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互动	(87)
第三章 民族国家的当代境遇	(93)
一 市场经济发展与国家存在理念的削弱	(93)
二 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权力的转移	(106)
三 信息技术革命与国家主权面临的挑战	(153)
四 文化帝国主义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终结	(172)
第四章 民族国家的理性建构	(196)
一 自主行为体：民族国家的现代标志	(196)
二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当代重建	(218)
三 全球伦理精神与国家利益追求	(247)
四 全球化与个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269)
第五章 民族国家的未来走向	(294)
一 民族国家的发展走势	(295)
二 民族国家未来的几种理论辨析	(300)
第六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	(311)
一 全球化与追求现代化发展的中国	(311)
二 全球化视野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	(320)
三 中国现代化国家理念的确立	(325)
参考文献	(334)
后记	(356)

导 论

如果我们说当今时代对于人们生存和生活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的话，或许人们会说出许许多多，如市场经济、科技革命、制度创新、对外开放等等。但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都是与全球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全球化使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结构、文化等方面的急剧变革之中，它带给我们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和生疏。正是这一对我们来说既生疏又新鲜的全球化，把我们带入了难以预料的 21 世纪，一个充满了机会和挑战的新世纪。当我们对全球化的挑战进行理性审视的时候，我们便会发现，民族国家正在遭受着当今全球化时代最深刻的冲击。

■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问题的凸显

目前，全球化作为一个热点问题，无论是在有关的高级论坛，还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政治家和实际工作者，还是诸多特定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中间，它都成为人们研究和谈论问题过程中最具解释力的概念和切入点。正如吉登斯指出的，“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了大多数政治讨论和经济论辩的核心问题”^①。尽管人们对于全球化的理解尚存许多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正在作为一个客观进程来到我们身边，人们时刻在感受着全球化给自

^①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第 30 页，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 年。

已带来的重大影响。

对于全球化的时限，人们一般将其上溯至 16 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肇始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及其向全世界的发展，直接以哥伦布在 500 多年前首航美洲大陆为开端。但是，当人们在谈到全球化具体源于何时的时候，则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怪有学者指出：“任何给全球化这样的重大社会转变指出确切起点的尝试，可能会给人以误导。”^① 尽管如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始，在短短的 50 年间，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在不断发展中达到了历史发展的最高点。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不仅体现于世界的各个部分，而且深入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一切，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欧盟欧元意欲争锋到因特耐特跨国布线，从东亚金融风暴对全球经济的深刻影响到政治家个人的逸闻或丑闻在世界各地的即时反映，从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的日益猖獗到难民潮、核扩散问题的汹涌而来，从政治民主化浪潮到经济市场化冲击波，从关贸总协定的人关谈判到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从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的沉没与打捞到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延迟部署，从巴以政治谈判到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不仅在物质、器物层面，而且在制度、文化层面，从工作、生活方式到思考、话语方式，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总能从中观察和捕捉到所谓‘全球化’的基因或影响。”^②

在试图回答“我们进入全球化，还是拒绝全球化”这一重大问题时，人们的讨论更加激烈。其实，讨论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因为无论怎么说，我们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全球化，而且已成为了全球化的一部分。所有的人都关注全球化，围绕全球化这一概

① （澳）门格尔：“人类社会的全球化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社会过程——伊里亚斯的理论”，《国外社会科学》（北京），1995 年第 12 期。

② 康健：《是家乡，不是异乡——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及其限度》，第 98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

念，都在谈论自己的看法。究竟如何来看待全球化这一概念？意大利学者康帕内拉提出了一个富有启迪性的观点。他指出：“全球化，像国际研究中许多关键词语一样，有着很大的无法确定的领域。因此，我们需要将深刻缠绕于同一变化巨流中的现象分清，看哪些应当包括到‘全球化’中来，哪些应排除在外，从而形成一个约定性的涵义。”^① 这一论述为我们认识全球化概念提供了一种正确的方法。为了加深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我们先从分析已有的全球化概念入手展开讨论。

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通常是从历史的和经济的意义上来把握全球化概念的。在他们看来，全球化无非是指由于经历长期的历史发展，世界经济的形成与国际经济关系和科技创新导致的全球纬度的变化趋势。这些学者喜欢把全球化看做是全球一体化的缩写：全球规模的生产、技术、贸易、信息与交通、资本流动、人的跨国界运动以及非物质的网络，跨越最重要的国界的束缚，已经和正在把地球 60 多亿人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全球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或如有些人更喜欢的“全球城”（因为用“村庄”这个概念不足以反映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环境）。……然而也有人，主要是社会研究（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不仅从经济层面，而且从文化（观念）层面界定全球化。美国社会学家马歇尔·麦克吕亨早在 1969 年就出版了《地球村里的战争与和平》一书，就像我们今天面对计算机全球互联网络的迅猛发展一样，当时他惊呼通过电视直播，越南战争使每个美国家庭犹如“亲临其境”，地球从此变小了，像是一个村庄。^② 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则从世界的收缩和世界作为

① （意）M·L·康帕内拉：“全球化：过程与解释”，《国外社会科学》，1992 年第 7 期。

② 张慧君编译：“法国学者谈‘全球化’”，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1996 年第 16 期。转引自庞中英：《权力与财富——全球化下的经济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第 231～232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年。

一个整体的意识出发来界定全球化，把全球化看做是不断增长的具体的全球相互依赖的事实和全球整体的意识以及不同生活形式的相互作用和影响。^① 还有的学者从制度角度出发，把全球化看做现代制度或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张。例如，吉登斯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向全球的扩展。有的中国学者从哲学层面上看全球化，认为“全球化首先是一种哲学理念，中外古圣先哲都有这类从人类社会发展总体趋向出发而提出的光辉思想”^②。应该说，上述观点，在其特定的意义上都有其合理性，然而它们又都由于或者仅仅从某一领域、某一方面去考虑全球化问题，因而都缺少一种辩证的视野。

显然，对全球化定义的不同诠释说明，全球化决不仅仅限于经济的活动，它是一种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在内的全方位的全球化。安东尼·D·史密斯在《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一书中，对于全球化曾做过多方面、多向度的描述。他说，我们生活的地球上经济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正在得到加强，以前独立的国家与民族也正在被一张复杂的跨国组织与规则的网络连接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共同体。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族裔的过去正在更新，旧的文化正在肢解并在重新创造。全世界被捆在自动化技术的车轮上，被大众传播的“森林”包围。一句话，我们的世界已经成为一体。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浓缩”，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相互之间以及与其社会网络的联系方式。毫无疑问，现代性为我们认识世界以及感知被分割的社会的方式带来了一场革命。或许，马克思恩格斯所期望的从众多民族文化和文学中能够产生出一种共同的文学和文化的

① 转引自庞中英：《权力与财富——全球化下的经济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第23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② 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绪论，第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转引自庞中英：《权力与财富——全球化下的经济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第23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